



唐古拉山的神奇邂逅

■本期观察 韩 瑞 姜润首

羌塘万里,雪域巍峨。青藏铁路交错的伏线,勾勒出唐古拉山壮丽的轮廓。西去拉萨的列车,鸣着悠扬的汽笛相互致意,疾驰而过,相向而行。

“敬礼!”一队巡逻官兵停下脚步,面向列车庄严致意。

武警西藏总队某支队唐古拉中队下士兰杰牵着军犬“大黄”,伫立在营区外空旷的高地上,凝眸注视最后一缕霞光漫过天际。

每年4月至10月,唐古拉山脉时常有喜马拉雅棕熊出没。成年的棕熊体长超过3米,体重达400多公斤,立起身子更显得异常魁伟。这些棕熊并不怕人,常常结队在中队营区附近觅食,对官兵们的人身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。

5月初的一个深夜,天寒地冻,皑皑白雪覆盖大地。“大黄”像往常一样在营区附近巡逻,小眼睛“滴溜”转着,仔细观察着周围的风吹草动。

突然,雪地上传来重重的脚步声,只见2只棕熊正摇晃着笨重的身体,朝营区走来。

“大黄”警觉地发现了2位“不速之客”,浑身毛发顿时竖起,伸长脖颈冲着棕熊不停地吠叫。

棕熊听见了犬吠声,停下脚步,双方开始“对峙”,嗥叫声此起彼伏。

“大黄”的警告似乎没有成功,棕熊径直向营区扑来。霎时间,“大黄”向前一跃准备发起攻击。谁知其中一只棕熊已经冲上前,一口咬住了“大黄”,狠狠地甩了出去。

受伤的“大黄”在雪地里打了个滚儿,使劲抖了抖身上的积雪,又转回头冲上去,死死咬住了那只棕熊的脖颈。

棕熊受伤吃痛,大吼一声扭头就跑。它的同伴见势也不敢“恋战”,仓皇逃走……

“大黄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,拖着受伤的左前腿,深一脚浅一脚地追赶棕熊,它的伤口渗着血,一路染红了野径上的积雪。最后,“大黄”把2只棕熊驱逐至3公里外的沱沱河畔,方才回头……

其实,就连中队许多年轻战士也不知道,训练有素的军犬“大黄”,曾是羌塘草原上一只流浪的牧羊犬。

几年前的一个秋天,时任军犬班班长的下士王大牛,在沱沱河畔发现了仅3个月大、饥寒交迫的它,随即将它带回营……

初到军营,中队官兵看它浑身披着金色皮毛,为它取名“大黄”。“大黄”也像懂事的孩子似的,见到官兵们就摇起小尾巴,亲昵极了。

一年后,在王大牛的精心喂养和耐心训教下,“大黄”成长为一只训练有素的军犬。跨障碍、扑咬、气味分化、追踪追踪等训练课目,“大黄”都完成得像模像样。

一次在山顶训练“卧下守候”动作时,“大黄”不小心失足跌落灌木丛生的山谷,一声嗥叫后再无动静。官兵们奔下山去,大喊着寻找。可直到太阳落山也寻不见“大黄”,大家只好先回营,等翌日天亮再组织战友们一起来找。

没承想第二天清晨,“大黄”一瘸一拐地回到营区,它的前腿摔断了,几处伤口还在渗着血。王大牛抱着“大黄”哭得像个孩子——在荒凉高原相守相伴,“大黄”早已是官兵们不愿失去的“亲人”。

岁月流转,“大黄”和王大牛有了默契。聪明的“大黄”对王大牛的一个眼神、一个指令都能心领神会。历年来,在支队组织的军犬技能比武中,“大黄”的考核成绩始终名列前茅。

那年深夜,王大牛哨岗执勤时,一只野狼突然纵身跳进护栏,露出獠牙闯入炊事班。“大黄”见状,飞身扑上去撕咬野狼,野狼嗥叫着反击……虽然最终赶走了野狼,“大黄”的头顶却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,留下一块疤痕。

长篇小说《藏獒》中,“冈日森格”(藏语意为:獒王)的故事在中队官兵中流传甚广,每次领到牛肉罐头,战士们都会舍不得吃,一定要奖励给“大黄”。大家眼里,“大黄”就是唐古拉中队的“冈日森格”。

2018年,上士王大牛服役期满即将退伍。临行前,大王握住“大黄”的前肢,依依不舍地说:“以后你的责任更重了,你要代替我,守护好这里!”懂事的“大黄”眼里泪光闪闪,和他的新班长兰杰一起,一步一蹉跎地把老班长送到那曲腹地,送上通往青海的列车。

今年5月“大黄”光荣退役,战友们心疼它,将它送到山下营区。那天,中队指导员李明辉专门去看“大黄”,回来说着说着流泪了:“它换了新环境不吃不喝,临别时追着汽车一路狂奔。”几天后,李明辉又把“大黄”接了回来。那天,“大黄”回家了,官兵们笑了。

2020遇见边关·新兵入列,一岁军旅



有人说,军旅青春是一树花开。因为坚守,日子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——

“心守一抹暖阳,静待一树花开”

■柯青坡 刘思祺 马远凡

时雨及芒种,四野皆插秧。傍晚,北疆防川滚雷声声,一场忽至的倾盆大雨,宣告着图们江畔的盛夏正式来临。

窗外远山模糊,眼前水汽弥漫。驻足窗前,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巡逻艇分队新兵王一鸣,轻轻戴上耳机,雨珠随着跳动的音符滴落心间,记忆中的一幕一幕涌上心头。

今年开江以来,由于水深不够,巡逻艇分队尚未开启界江巡逻任务。近一年的军旅岁月,王一鸣和新战友们50多次踏上巡逻路,渐渐有了军人的模样。

对于王一鸣和其他5名新战友来说,图们江畔的军旅青春是一树花开——经历了严寒,在春天出芽抽绿,如今迎来了花开时节。而在记忆里,新兵们留存着太多“青春之最”:最苦、最开心、最难忘、最不舍……无论甘甜困苦,都是成长。正如他们所言:“心守一抹暖阳,静待一树花开。”

在漫长冬雪中奔向明媚阳光 “想超越平凡,先接受平凡”

北疆边地,夏日清凉,王一鸣却对寒冬有一种执着的“偏爱”。

他喜欢热烈的情感,渴望“怒放的生命”,那感觉就像他喜欢的那首歌里唱的:“希望有一种力量,能够矗立彩虹之巅,穿行璀璨星河。”

图们江畔的冬天,气温低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,极寒严苛的生存环境,对王一鸣来说就是另外意义上的一种“热烈”。

下连前那晚,得知自己要去防川是一个国家级风景区,王一鸣满怀期待。等到了连队,望着营区周边白雪皑皑、一层接一层的高山,宽阔而萧瑟的冰河,他才意识到接下来的日子并不能简简单单地“悠然而过”。

面对这样的日子,新兵们必须学会与雪山、荒原和界江“握手与拥抱”。

王一鸣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跑武装5公里的滋味,跑到一半天空落雪,雪花打在脸上,融化后又和汗水一起滑落脸颊,分不清是雪是汗还是眼泪……

也许每一个叫“一鸣”的人,都是承载着“一鸣惊人”期许长大的。

刚到边防的王一鸣想法也简单:下连后的第一次“亮相”,我这个“一鸣”绝对不能掉链子。

拿出浑身解数咬牙冲刺,跑完就瘫软在地,他终于没得“末了”,但成绩也只是倒着数。来不及整理心头如秋风扫落叶般的阴郁,他跟随队伍匆匆就餐,1小时后,就领了枪械奔上巡逻路。

一天马不停蹄,训练执勤“连轴转”,这样的满弓状态本不该属于这些“大孩子”。但王一鸣的下连生活,还真的就是这样“连滚带爬”走过来的。

边防军人巡逻时的镜头,一幕幕闪现脑海。就这样走上自己的巡逻路吗?体能素质不占优势的王一鸣,拖着脚步、喘着粗气,丝毫没有电视上军人的那股豪气……

第一次踏上巡逻路,并不是所有兵都有“备而来”。积雪结成冰,脚下滑得很,边走边听指导员张久明介绍边情,王一鸣忍不住在心理埋怨着。

张久明的家在辽宁,操着一口浓重的“乡音”。而从小就在城市生活,喝着可乐、听着流行音乐长大的王一鸣,起初还真有点“瞧不上”这个不善言辞的“老边防”。

一位“老边关”从军30年,一直战斗在祖国西部边陲。

靠着不懈努力和踏实肯干,他在一次次比武中崭露头角,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一名优秀边防干部,3次荣立三等功。

刘欣瑞幼时对卫国戍边的父亲只是感到好奇,并不真正理解父亲那些荣誉背后的奉献担当。在父亲的开导下,她才报考了军校。

有一年,刘欣瑞放假在家,刘爱虎思女心切,让刘欣瑞来自己驻守的地方走一走、看一看。已经长大的刘欣瑞明白,父亲热爱边防,可他即将退休,希望女儿能接过

从冬到夏,季节飞转,图们江畔的新兵们下连已近一年。那扛在肩上的“一道拐”,已不再像几个月前刚刚佩戴时那么鲜艳,却渐渐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分量。这“分量”,来自巡逻中被风雪雕饰的面庞,来自上哨时站成一尊雪塑的身姿,来自训练场上被磨出老茧的粗糙双手……

年轻的士兵胸中燃烧着火焰,他们的激情,就像奔涌入海的江水澎湃不息。在这个历史上有“鸡鸣闻三国”之称的古老关隘,新兵们守卫着漫长的陆地边境线和界江。

有人说,军旅青春是一树花开。因为坚守,日子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——

“心守一抹暖阳,静待一树花开”

■柯青坡 刘思祺 马远凡



此刻,张久明带队走在前面,边情地貌随着他的讲解清晰呈现。攀爬过程中,他不时用手拽着王一鸣,“老兵”的关爱总是在你最虚弱的时候,不期而至。

喜欢听《怒放的生命》的人,大都向往自由的灵魂。当兵前,为了体验生活,大学毕业的王一鸣“送过外卖,做过导购;为了看看繁华世界,曾花光了积蓄去旅行”……

那时他就懂得,当青春只剩“惬意”,便也苍白得如同一张白纸;现在的他更加渐渐明白,人生如果缺少历练,那张“白纸”不但绘不上五彩斑斓,而且单薄得随时都可能被扯断。

一次,王一鸣像其他刚到边防的兵一样犯了“思乡病”,张久明就陪着他天南海北地“海聊”。聊啊聊,王一鸣惊讶地发现,自己的指导员并非传说中的“老古董”,他也有过痛苦迷惘,有过伤心落泪,但最终,他没有被命运打败,在深深扎根中实现自己的拔节成长……

王一鸣暗暗在心里树起一个榜样标杆。这以后,这个曾把“超越平凡”作为自己朋友圈“签名档”的新兵,一次次在澎湃的心跳声中,告诫自己绝不能再为懒惰找借口。

“想超越平凡,先接受平凡。”在成为列兵的第2个月,他顺利完成了高山巡逻、森林潜伏等多项任务。

虽然执行任务时没遇上一次险情,但在七八级大风中攀上山巅,在冰冷的雪野爬冰卧雪一整夜,也非一般同龄人能够拥有的经历。张久明经常对王一鸣和战友们说,为祖国国防,甘守平凡,这何尝不是一种不凡?

如今,王一鸣已经能够坦然接受平凡如绿叶的自己。

他的“青春之最”,也在一次次摔打中一次次被刷新:最自豪的是用自己的津贴为母亲买了一双运动鞋;最得意的是在战友鼓励下,自己最不擅长的“顶风冲刺5公里”,已经变成“顺风飘移5公里”。

经过风雪洗礼,如今,那个曾渴望“轰轰烈烈活着”的王一鸣,越来越认识到当兵守边关的价值。

岁月不着痕迹地滑过生活,留下了军人的样子。当生活在都市的青年人,纷纷选择了繁华喧嚣与霓虹闪烁,与他们年纪相仿的这群兵们,却如一树花开,在图们江畔扎下了根,使劲地向上生长。

寂静远山,默默地注视着一群人的成长。偏僻荒凉的环境,繁重单调的训练执勤生活,注定赋予这群军人与众不同的青春底色。

——编者

图①:喊山。每隔一段时间,王一鸣都会到营区附近的山顶喊山,平复偶尔出现的浮躁情绪。

图②:沉思。郭富被借调到炊事班后,一度有些“想不开”。但每次与家人通话,他总是报喜不报忧。

图③:“战友”。每天午饭后,翟政博都会陪伴“无言战友”——“黑子”待一会儿,享受难得的闲适时光。



在春风拂面中邂逅阵阵花香 “强者都是含着眼泪在奔跑”

本应春暖花开的季节,仿佛一夜之间袭来风雪。

就在巡逻出发前不久,新兵翟政博刚刚遭遇一次“危机”——这位大学生士兵,和自己谈了2年的女朋友王梅,因为一句话没谈拢,“谈崩了”。

失落裹挟着自责,小伙子的伤心事怎能轻易说出口,却怎么也瞒不住指导员张久明的眼睛。

带队集合,张久明见翟政博垂头丧气的样子,已经猜到八九不离十,于是找了个理由,让另一名战友替他执行任务。

走到翟政博身边,张久明故意压低嗓音说:“干什么没精打采的!又哪里想不通啦?这世界上没啥事过不去的!记住,强者都是含着眼泪在奔跑!”

记住,强者都是含着眼泪在奔跑!”王一鸣暗暗在心里树起一个榜样标杆。

自己体能素质不好,训练成绩总也上不去,张久明天天推着他练。走出大学校园到了军营,心理上有了落差,张久明也是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,小心翼翼地开导做思想工作,一次次帮他跨越“心理鸿沟”。

翟政博和女朋友王梅是大学同学,毕业后王梅到了北京工作,翟政博听从父母的建议到部队锻炼。

都说一段感情的维系,不在于一朝一夕的陪伴,可让王梅“闹心”的却是——不能随时随地联系上自己的心上人。

“部队有部队的规矩,新兵使用手机要遵循条令条例和保密要求。”这句话,翟政博不知对王梅解释过多少遍,可解释归解释,王梅总是有理有据把翟政博“惹”回去。

那天傍晚突然飘雪,还在加班的王

梅望着窗外的雪发起了愁:“等雪停,就怕等到下半夜;现在出门,就怕叫不到车。”她拨通了电话,向翟政博诉说委屈。

谁知,十几通电话拨出去,始终没有音信。眼看着同一个办公室的女同事被男朋友接走,王梅再也按捺不住伤心,伏在桌上哭了出来。

这样的事经历了几次,两人一打电话就没完没了地争吵……那阵子,情绪跌入谷底的翟政博,总是神色黯淡,他渐渐萌生了退伍的念头。

最先发现“不对劲”的,是翟政博的班长王旭。

那是初春的一天,翟政博打完电话,一个人在雪地里站了许久,落寞的背影在雪野中显得更加孤独。

“咱边防军人啊,最是有情有义了!”四级军士长王旭是大家眼中的直男,从他嘴里说出这番话,让翟政博备受感动。

那天,王旭叫上翟政博一起,在营区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,破例递给翟政博一根烟,任由情绪在烟火明灭中逐渐化为了灰烬。

翟政博忘不了老班长那天对自己说的话:“爱情是追求来的不是强求来的。如果是你的,自然会属于你;如果不是属于你的,你强求也得不到。”

那天,雪下了一夜。翌日清早,齐膝深的积雪把营区覆盖得严严实实,操课无法正常展开,大家暂时放下训练,为营区清扫积雪。

翟政博和王一鸣结成“对子”,共用一个床板推雪,不一会儿便满头大汗。翟政博干得卖力,他觉得自己此刻清白的不仅是积雪,也是心房堆积如山的灰尘。

已至4月,图们江的冰凌开始消融,边疆的春天就要来了。“叮……”手机微信对话框亮了,是王梅发来问候信息!望着窗外缓缓流动的江水,翟政博心房的冰雪也开始融化。

在静谧夏夜收获一片璀璨
“是金子,在哪里都发光”

海边长大的孩子,似乎对大海都情有独钟。

巡逻艇分队坐落于中俄朝三国交界,奔涌的图们江,就在距驻地3公里外的地方汇入大海。

盛夏的潮湿空气中,偶尔融入大海的咸味,对于在北方小渔村长大的郭富来说,这一切是如此熟悉。

入伍前,郭富曾在大城市打工,当了2年的“掌勺大厨”。来到边防第一天,郭富就想着一定要踏踏实实走好军旅人生路,一如既往地播下勤奋的种子。

“这地儿喜欢刮风,一年12个月,从年初刮到年尾。”战友王一鸣的吐槽,其实有些夸大。

相比于在内地长大的王一鸣,郭富却喜欢这里。风吹来大海的气息,他会不自觉想起远在千里之外、同样正吹着海风的家人;想起自己小时候,跟随父母出海打鱼的日子。他执着地认为,只要足够努力,自己就会像父母那样“满载而归”。

为了能够尽快适应岗位需要,把自己不熟悉的船艇知识记在本子上,一有时间就去背记,遇到不懂的及时向老兵请教。再加之动手能力较强的优势,郭富很快在新战友中崭露头角。

上次战备演练,郭富表现突出,被巡逻艇分队评为“执勤进步之星”。当天,郭富激动地跟家人通报喜讯,可没承想第二天,他就被调到了连队炊事班。

“炊事班人手紧缺,你先过去帮帮忙吧。”指导员张久明的命令传来,郭富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

训练刚有了起色,便被“发配”到了炊事班,收拾好随身物品搬到炊事班的郭富,如同一艘大海中迷失方向的小船,“如果只是做个饭,当初何必来当兵啊?”一个疑问,在他心中郁结。

第二天一大早,郭富还像往常一样提前半个小时起床,和战友王一鸣一起结伴锻炼。

一边跑步,郭富一边说起“烦心事”,王一鸣边跑边帮他分析。吃完早饭,王一鸣偷偷敲开了指导员张久明的房门……

第二天午饭后,王一鸣找到郭富商量:“你在炊事班好好干。闲暇时我跟你讲讲每天学习的训练技巧,你教我炒菜。一个月后,看看咱俩谁在本职岗位上干得更出色,如何?”

“好,一言为定!”两人一拍即合,这对好兄弟开心地笑了。

6月3日是王一鸣的生日,晚餐时,他刚走进食堂,就看到一个精致的生日蛋糕,静静地摆放在餐桌上。

接着,郭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长寿面,从厨房走出来,眼睛眉毛都笑得挤到了一起。在战友们齐声合唱的生日歌中,王一鸣感到久违的家的气息。

这天是个晴朗夏夜,空旷天宇星河闪烁,匆匆挂断母亲打来的电话后,王一鸣又一次找到张久明。

不久,走出指导员的宿舍,王一鸣兴冲冲地找到郭富:“阿富,你帮厨整一个月了,我也学得差不多了。明天开始咱俩轮换,你回连队,我继续帮厨,咋样?”

“岗位有分工,岗位无不同。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。”看着郭富惊愕的表情,王一鸣狡黠一笑补充道:“别担心,这也是指导员的意思。”

此刻头顶繁星,郭富的心间溢满感动。遥远的边疆,战友的情谊,就如漫天繁星照亮守防的长路。

草木有情

午后,温暖的阳光沁人心脾,洒在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某边防团干部宿舍的窗台上。

排长刘欣瑞倚靠在窗前,一脸兴奋地打电话报喜:“爸,这次实弹射击我打出了49环,是全部的射击冠军……”

电话另一端,父亲刘爱虎听着女儿传来的喜讯,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这位“老边关”从军30年,一直战斗在祖国西部边陲。

靠着不懈努力和踏实肯干,他在一次次比武中崭露头角,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一名优秀边防干部,3次荣立三等功。

刘欣瑞幼时对卫国戍边的父亲只是感到好奇,并不真正理解父亲那些荣誉背后的奉献担当。在父亲的开导下,她才报考了军校。

有一年,刘欣瑞放假在家,刘爱虎思女心切,让刘欣瑞来自己驻守的地方走一走、看一看。已经长大的刘欣瑞明白,父亲热爱边防,可他即将退休,希望女儿能接过

自己手中的钢枪。这次,父亲没再开导她,边防的苦、内地的甜,都是明摆着的。

那次边防行之后,刘欣瑞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。也许是耳濡目染,也许是感同身受,她苍凉的心里边防线时时滑入她的梦境,在边境的分量越来越重。

上阵父女兵

■刘 慎 周 超

又过了两年,刘欣瑞以优异成绩从军校毕业,她放弃环境舒适的大城市,义无反顾地选择追随父亲的脚步,来到远

得知女儿考核成绩不理想,刘爱虎专门打来电话鼓励女儿:“还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吗?打起仗来,我跟你一起上战场……”

到底是军人的女儿!父亲的鼓励,激发出刘欣瑞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,她每天闻鸡起舞、挑灯夜战,勤学苦练加巧练,训练成绩“一月小变样,三月大变样”。

不久,团里再次组织实弹射击考核。再次走上射击场的刘欣瑞气定神闲,屏息、凝神、瞄准,整套动作干净利落、一气呵成,一举摘得桂冠。

从此,刘欣瑞一发不可收,带领女兵屡屡创佳绩,战友们都竖起大拇指说:“虎父无犬女,上阵父女兵。有这样优秀的父女,边关还能不稳固嘛!”